



一个美国人的中国生活回忆录

□陆行之



《江城》是彼得·海斯勒在涪陵师专任教时的回忆录。2001年在美国出版后,同年获得桐山奖。2010年在国内出版,译者是李雪顺,是在师专任教时的同事。

改革开放,香港回归,以及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水利工程在中国启动,整个社会处于一场巨大的变革之中。书的前半部分描写海斯勒学校内的生活,后半本书是他走向社会后的所见所闻。

海斯勒作为一个美国人,用一种全然陌生的眼光去观察、理解社会里的现象;与此同时,他的笔触又保留着温度。比如对于“棒棒军”的描述,“涪陵有许多搬运工,人们把他们称为棒棒军——手持竹棒的劳务大军……像他们这样的人其实哪儿都不缺,不声不响,无处不在,有点诡异。”随后,海斯勒这样描写搬运工人:“棒棒军喜欢站在卖彩电的商店门口,目不转睛地盯着——大屏幕电视,如果看到老外在小孩吃东西,立马会有十来个棒棒军围拢过来看个究竟。要是码头上哪儿在吵架,他们也会围过来,穿着蓝布衣服,手里拄着竹棒,听得津津有味……”

我喜欢这段,是因为随后话锋一转——“看了他们的工作,你就会明白,他们为什么总在休息,因为在这个艰难的城市里,再没有比这更艰难的活计了。挑一次货,一般只能挣一两块钱——八元人民币才合一美元——而他们总是要挑着一百来斤重的东西爬坡上坎。”

让外国人描述中国的搬运工人,容易写得猎奇,也可能写得精准冰冷。

说到这里,精准、客观,也许是很多人对于“非虚构写作”的诉求。在《江城》里,海斯勒显然没有把自己从作品里撵出去,或把自己放在上帝视角,他看到,然后去想背后的原因。他也会写自己的思想历程,即一开始他是这么以为的,之后他又随着更多的理解改变态度。海斯勒的观察很温情,面对他生活里遇到的学生、社会上遇到的人,他都带着几乎笨拙的真诚。

当然也有负面的描述,说1996年的涪陵:“吵闹、繁忙、肮脏、拥挤……主城区的噪音和污染状况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我们对这些污染都无能为力”;也有教学上遇到了困难,“在最初的几个月里……我的学生仍然带着一丝怀疑看待外面的世界,但我从未估计到这种情感会如此强烈。”

于是,海斯勒说:“这种时候,我总把它们当成一个个孤立的事件来看待——我会十分温和地作出回应,然后就尽量不再想它。”

这也让我学会怎么面对我生活里的困境。在旅居澳洲的这几年来,我也遇到过这样一些人,或者坐火车的时候,有人没头没脑问,“你是中国人吗?你对你们国家怎么看?”一开始遇到这种情况我也会紧张,但后来就会跟他们说,“如果你心里已经有答案了,那我只好告诉你,中国是我的国家,我很爱我的国家。”在我的经历里,我是如何尊重自己的,我会告诉别人怎样来尊重我。但是很多遍之后,紧张会叠加,叠加到一定程度,也会让我感到困扰。海斯勒的经历告诉我,有时候把“他们的质疑”打碎,处理完一件就丢掉一件,“不要再想它”!

对我来说,这本书的另一个价值,在于思考“非虚构写作”的本质。

所谓“非虚构写作”,是以现实元素为背景的写作行为,在西方文学界被称为第四类写作。“非虚构”的一个很根本的问题,是“客观事实”本身是无法被穷尽的。但读者又对“非虚构”抱有更严肃的态度。简单来说,一个事情的真相,到底是什么?我们想要弄明白前因后果。然而很多时候,事件和事件的逻辑关系,不一定是因果,也有可能是因果关系;正相关、负相关,甚至两个事件之间纯属偶然。当一个事件变得复杂,那么叙述的过程中,难以做到“客观”。

在第三篇《大坝》中,他一开始的感受是困惑,因为涪陵当地的市民,对三峡这么大的工程,对于这么重要的公共事务漠不关心,只是会象征性地回复海斯勒“如果你是移民,可能会有所担心,但是对大多数人来说,这关系不大”,引发他认为“这种人们对于公众事务态度的疏离……是因为集体主义仅限于小团体、家庭、朋友和单位之内,这些紧密的社交圈也起到了一定的边界作用”。鲁迅作品里的“小范围的集体主义”和“集体漠视”的认知,在海斯勒作品里你也能找到某种契合。

在现实活里,存在着多重逻辑与多重真实,海斯勒在每一次社会观察后,都给出一个想法,当你接纳这个想法的时候,他又抛出第二个、第三个观察,面对同样的事件,海斯勒给出多维度的“现实回答”。让我想到批评家李敬泽曾经说的,“非虚构作品的根本伦理应该是:努力看清事物与人心,对复杂混沌的经验作出精确的表达和命名,而这对文学来说,已经是一个艰巨而光荣的目标。”



醉在乡愁里

——陈汉忠散文集《乡愁何处》序

□丁海椒

汉忠又出书了。

汉忠的新书取名《乡愁何处》,从地理上说,当然直指他的故乡——江苏海门。

海门这个名字很大气。呵,大海之门!有庄严,有威武,也有豁达。其实,中国被称为“海门”的地方有两处,一个在江苏,另一个在浙江,也就是现在的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抗倭名将戚继光当年的驻守地。然而,汉忠故乡江苏海门的名字却没有被湮没。五代后周显德五年(958)始建的海门县,虽然中间有一段因海岸线坍塌而撤县为乡,到民国元年(1912)才复称海门县。但这个地名却一直沿用下来。目前,海门在中国百强县已排名第13。当今,说海门就是江苏海门,但不大会产生指认上的错误,而且是人才云集、经济发达的象征。

这在汉忠的新著里,可以得到印证:海门有个小小的镇,叫叠石桥,竟然发展起一个大大的开发区,搞了中国叠石桥国际家纺城,产品卖到世界上130多个国家和地区,年外贸供货额超300亿元。镇上的人说自己是“中国的法兰克福”。好大的口气!法兰克福是什么地方?莱茵河畔,歌德的故乡,罗马皇帝在这里选举,德意志皇帝在这里加冕,欧洲重要工商业、金融和交通中心,德国最大的航空枢纽。小小的叠石桥,要自比法兰克福?但海门人就是有这样的勇气和雄心,敢于用实干筑起自己的梦想。也许将来真的有一天,法兰克福要回过头来与叠石桥比比某些指标。这样神奇的地方,这样豪气的人民,怎能不使人铭记与思念?何况对于从那里走出来的汉忠。

汉忠对家乡的思念,源于他对故乡灿烂历史文化深深的爱恋和对海门乡亲不屈不挠奋斗精神的眷恋。他曾漫步在古老的运盐河畔,沿着当年船民拉纤的足迹,回望昔日两岸盐民晒海为盐的艰辛身影,写下了《古老的运盐河在诉说》;他还一次次奔波在黄海之滨的滩涂上,寻觅范公堤、沈公堤、张公堤遗迹,追思范仲淹、沈兴宗、张謇等故乡先贤的奋斗业绩,写下了《海堤,从历史深处走来》;为探秘故乡明代移民的往事,

他甚至越江南下,在江南古镇白茆渡口,聆听历史深处传来的“白茆抽丁”的惨烈回响。那是一个怎样的情景呀,“一队队手持兵器的士兵,押解着被通缉的百姓,乡亲们箝路蓝缕,从不同方向,缓缓向白茆渡口汇集。瑟瑟寒风中,衣衫单薄的乡亲哭哭啼啼告别故园,他们大多拖儿带女,车推肩挑,奔向遥远的江北。”“这是一次永无归期的迁徙,乡亲们牵着牛,拉着猪羊,锅碗瓢盆,被头铺盖,柴禾粮秣,寻常百姓生活中的一切都不能落下。可前路茫茫,家在何方?”汉忠为苦难的故乡先民倾注了深深的同情,一篇题为《海门乡亲,你从哪里来》的文章脱颖而出。

汉忠在海门生活了18年,从军前没有离开过海门,甚至连县城也没去过几回,对这片土地的深切思念,更多地体现在他童年和青少年时代生活过的小镇和乡村。他出生在一座叫长春镇的小镇,大跃进年代开掘海启河,长春镇被拆除。那时他才3岁,对长春镇的认知,大多是从爷爷奶奶和父亲母亲口中知悉的。但他对这座并无记忆的小镇有着很深的情感。收入书中的《被遗忘的小镇》,用较为细腻的笔墨,记录了长春镇的往昔沉浮。而且在《静静的通启河》和《界牌河沧桑》中,又先后两次涉及长春镇,可见长春镇作为出生地,在他心目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位置。汉忠并无长春镇的直接记忆,但这并不影响他对小镇被拆的反思和拷问。他在文中发问,长春镇因为开掘海启河而拆除,可为何海启河挖到长春镇就戛然而止,直到上世纪70年代中期疏浚工程才重新上马。他在文中写道:“许多年后才明白,由于当时指导思想上的急于求成和经济实力上的力不从心,使这项工程半途而废。而这一切,当年的长春镇人是不知道的”。历史的拷问,于消失的小镇来说,已毫无意义,但对于汉忠来说,对这座不曾有记忆的小镇,他不仅难以释怀,而且深深地铭刻在心灵深处。同样,汉忠搬迁到外婆家的长西村周家宅和后来的麒麟镇,也在他的乡愁中占有重要地位。《周家宅的老屋》,留下了汉忠少年时代艰难家境的记忆,而《宅沟,你还在吗?》则描绘了艰难环



深情抚摸我们的文化之根

——读《苏州之前的苏州》

□老九

古吴轩出版社近期出版《苏州之前的苏州》,光听书名就让人陡生兴趣:繁体字的城名与简化体的城名,就因为繁简差异而存在多大的不同吗?一读之下,方明白此书讲的是隋代之前的苏州故事。具体为,隋开皇九年(589),隋灭陈,废吴郡,改名为苏州,苏州城名之源头才正式出现。都知道苏州建城已有2500年,此书单讲其中的前千年。繁体字的苏州,即古版苏州。也就是说,只讲吴城前世,不谈苏州今生。

通读下来,不由感慨作者占有材料之特和用功之深。本来,记述苏州历史的典籍众多,只要抓住主要的《史记》,再细细翻阅东汉早袁康、吴平的《越绝书》和唐代陆广微的《吴地记》、南宋人范成大的《吴郡志》,同时加上清代苏州文士顾禄的《清嘉录》,就可以写出一部波澜壮阔又血肉丰满的苏州人文历史来,不论是前世还是今生。但作者更有意思的是,不仅稔熟史家通晓的苏州史,更还有史家所无从拥有的第一手材料,即从这些年陆续新发掘的文物和实地考察出发,也正是这些独家干货,让这篇长篇历史散文具有独特和独到之处。

作者一反众多土著描述家乡必定沾沾自喜、语带夸耀,而是如实地摹状今人很少用散文形式涉及的时空领域。虽然这一时期的吴地文明也堪称星河灿烂,但远远不及明清之际的最高峰。今人耳熟能详的山塘河、平江路、金门、吴门画派都还未出现,如果用一条长江来比喻,明清之际的辉煌是“潮平两岸阔”的中下游,那么作者笔下的长江却是金沙江以上,在天老地荒的高原跋涉,在崇山峻岭中憧憬梦幻和积蓄力量。这尚无“苏州”名称的苏州,是童年和少年的苏州。彼时,项羽带8000江吴子弟出征,均能征善战,以一当十,说明当时民风的彪悍。及至其“无颜见江东父老”而乌江自刎,原因是“吴地十室九空,渺无人烟”,战乱让这片土地饱受凋零之苦。这也是

当今苏州人不大愿意提及的悲痛历史。

虽说文史不分家,但区别也形同泾渭。史学著作文笔再优美,也必定重客观而舍主观;历史散文虽然离不开历史,但更重要的是作者的主观评判,说的是作者所考据和认知的历史,并且毫不掩饰自己的甄别评价。历史是自己心中的历史,自己也是这历史波澜中激动不已的沉浮漂泊一叶。作者笔下的历史有生命,有温度。书中如实记叙到,作者在陪同考古学者实地考察中,从学者“偷师”到相关的知识和判断结果,同时,他看待这些发现的陶罐碎片,乃是与自己共同获取了一方水土滋养的生命,这瓦砾就值得放置于贴肉之口袋。捡到残砾处,必喜滋滋坐看云起时。如书中的《泰伯奔吴》《青铜记忆》《寿梦时代》《诸樊兄弟》《吴王州于》《阖闾大霸》《夫差时代》《越城往事》《黄歇治吴》等篇章,许多地方都留有作者几十年的足迹,但总体上还是正史的带个性诠释。只有在史书上记载不多而惟己独有的篇章,如《三山篇》《草鞋山篇》《张陵山篇》《陈湖篇》上,他便如同在自家的菜园子里从容笃定,辨历史经纬如茄子辣椒各具情状,采之摘之摸之叩之暗之赏之,一派潇洒,举重若轻,字里行间给读者传递吴地山水的特有密码。

以文学介入历史的视角,即文学田野考察法,是近年四川作家蒋蓝写《成都记》的大获成功之道,其实也是《苏州之前的苏州》最鲜明的特色。笔者与本书作者张文献有过不多的交往,印象倒是颇深。当一帮文友一同出行必妙语连珠殷调侃赞美吴中山水和瓜菜之美时,他从不参与其间一掠一乍,而是沉浸在山水表层之下,陶醉于茶蔬的根底。看他一个个土里土气的陶罐爱若珍宝般双手捧着摩挲,讲解得头头是道,总让人若有所思,心中温暖。他的专业并非考古,但他在这一领域的钻研深度和研究成果,却能让专业人士也自叹不如。这也让人想起西部作家里的

贾平凹,他就是一个古陶痴。其实早些年“文学寻根热”中,韩少功、李杭育、张炜等沉浸一片自己熟悉的乡土,都取得过令人瞩目的收获。张文献的成绩当然暂时还不足以与他们媲美,但“三十年河东河西”,在各自的马拉松途中,每一个拼力前行者都值得尊敬。他们各自的情才禀赋不一样,各人的阅历着力点也不一样,一样的,他们都在深情抚摸我们的文化之根。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张文献避开苏州文化高峰写苏州,立足点也恰恰是当下。这片土地上的人们,自古以来就赋予奋斗精神,同时也尝到过动荡的苦果,所以,他们格外有进取心,而且非常热爱经济和文化创新,弯道超车,后来居上,站到了时代经济的潮头之上。表面上只讲吴城之前世,其实也是为了更好地谈苏州之今生。

写历史文化散文,除了视角和材料的占有,文笔也是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在阅读《苏州之前的苏州》一书中,笔者常常在一些段落下画波浪线,留待回头再度品味。如《南朝烟雨》一章所写:“如今,我们陶醉在苏州西部的山山水水间,附着着湖山的风雅。然而,正是这看似风和日丽的山水间,却隐藏着一段段尘封的往事。剥开它,隐约间,除了缥缈的香火,还有远去的烟火。有时,烟火会化作佛前的一朵莲花,袅袅升起,刻画在南朝青瓷的朵朵莲瓣里。有时,烟火也会燃烧成战争的烽火,在刀光剑影间洒下血和泪。有时,烟火就是山前人家的一片炊烟,饭稻鱼羹是江南百姓的日常生活。”读这种历史文化散文,能得到读纯粹历史书所无法获取的享受。《苏州之前的苏州》,古吴轩出版社2022年12月出版)



新书架



《革命儒生:章太炎传》 王锐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作者以章太炎作为叙事基点,聚焦传统士绅与革命先觉者,爬梳维新变法、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等诸多大事,讨论作为“革命家”的章太炎的核心关怀、思想来源,梳理其与政治、学术之间的复杂关系。呈现章氏一生的思想与行事,并借此展现清末民初的思潮涌动及文人政客群像。



《俄罗斯文学的黄金世纪》 张建华 三联书店

落后西欧文学至少100年的“晚生子”,如何实现逆袭?为什么我们今天仍然需要读俄罗斯文学?一个10世纪才拥有文字的国家,何以在19世纪登上世界文学的巅峰?作者从普希金讲起,直至契诃夫,通过俄罗斯文学史上的一颗颗文学巨星窥见俄罗斯民族的内心世界,领略别样的生世相、人性百态、灵魂奇观。



《无籍之徒》 陈宝良 山西人民出版社

陈宝良先生爬梳各类典籍,从“四书五经”到“二十四史”,从先秦诸子到《全唐文》,从野史笔记到官方实录、司法文书,从小说到报刊,乃至地方志,就流氓的起源及变迁作了详尽叙述,将中国历史上流氓这一社会阶层的生活状态、形象以及与社会的关系,加以系统勾勒。



《近代中国断章》 [日]原岛春雄 上海人民出版社

本书主要关心的是传统中国如何向近代转型,即探索传统与近代的延续与断层关系。作者的焦点,集中于国家体制与普通民众之间的“中间层”,指出要彻底切断官与民的相生相容关系,彻底否定皇帝与奴隶、买办与军阀,清除阿Q诞生的土壤,这样才能促进中国的近代化。